

性工作與現代性¹

我們這次來的目的就是把台灣的一些運動經驗和理論反思與各位交流，對你們而言基本上是借鑒的功用。當你們看到某個議題在大陸以外地區的發展時，也許可以得到一些啟發。

今天我要講的這個題目，是我先在《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發表的兩篇論文，後來出版成書，就叫《性工作與現代性》（甯應斌，2004），簡體字的，約10萬字，內容很多，所以也不可能把細節和全貌統統跟你們講。只能簡略的跳著談。如果有機會，你們能讀一下這本書，也許會有不少收穫。

簡化地來講，今天我要處理一個問題，就是很多人認為「賣淫是出賣自我」的這樣一個觀念。我把「賣淫」稱為「性工作」，但是這個工作到底跟其他的服務工作有沒有什麼不同？出賣性服務或性勞動跟出賣其他服務或出賣其他勞動——你做廚師，或是你做按摩，你做奶媽——有沒有什麼不同？當然，一種反對性工作的說法是：它們是不同的，因為性工作是會出賣自我的，其他工作是不會出賣自我的。用文謔謔的話講，「出賣自我」就是：出賣靈魂、自我作踐、自我貶低、喪失自尊、自我異化、物化、工具化、商品化等等。

最鮮明最極致的一個出賣自我或自我異化的例子就是被人強姦——被強姦的人就是被剝奪自我、喪失人格與尊嚴、被貶低、被作踐、被工具化、被奴役等等。或者用另外一個例子，有個位高權重、自視甚高、喜歡端架子的權威人士，如果要她扮小丑或

1 本演講文原刊於《台灣性／別研究演講集》下冊，何春蕤等著，（海峽兩岸女性主義學術論叢，榮維毅、荒林主編），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年9月。頁196-232。此演講緣起於2003年台灣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成員丁乃非、何春蕤、甯應斌以通俗的口語形式，介紹其研究和學術思考精華，為廣州中山大學所做的系列演講之一。

低聲下氣服侍別人，那麼此人也會覺得出賣自我或自我異化。還有一個例子，像工作者被老闆或顧客頤指氣使，缺乏隱私或休息時間，要不停的工作，好像奴隸一樣。我所謂的「喪失自我人格」指的就是這種意思。我今天將探討的就是現代賣淫者是不是會喪失自我人格？為什麼不會？

但是上面這個「性工作和其他工作不同，因為出賣一般勞動力不是出賣自我」的說法是缺乏歷史意識的。怎麼講呢？其實在近代資產階級興起的當兒，「出賣勞動力是否出賣自我？」曾經是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現在呢？我們沒有人再會問這個問題了。可是歷史上當勞動力大量出現的時候，它曾經在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理論家那裡出現過這個問題，就是，到底出賣勞動力算不算出賣自我？這種現代的出賣勞動力的形式，跟以前那種利用奴隸的勞動力的情況，有什麼不一樣？也就是，無產階級工人跟奴隸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後來，在勞動市場形成以後，工人階級變成一個普遍化的階級，當然人數一開始也不是很多，但後來慢慢成為主導社會演化的的一個比較大的階級，上面那個問題幾乎就沒有人再問了；很有趣，對不對？當大家都在出賣勞動力，都在打工以後，就沒有人去問雇傭勞動是否出賣自我。但那個問題其實始終是一個關鍵的問題。沒有人問，並不表示那個問題不重要。對於那個問題，很多人都提出不同的答案，比較著名的像黑格爾和馬克思。所以我這本談性工作的書也是在和社會批判理論的傳統（包括馬克思主義）對話。

今天大家會問「賣淫是不是出賣自我？」，但是卻沒有反省「現代工人的勞動是否出賣自我？」，其實應該要先問後面這個問題，明白了後面問題的答案，才能回答前面的問題，不是嗎？我的書顯示了，出賣性服務之所以不是出賣自我的原因，和出賣其他服務勞動力不是出賣自我的原因，其實是完全一樣的。如果你認為出賣其他勞動力不是出賣自我，然後你去研究為什麼不是出賣自我，得出的結論和「出賣性服務不是出賣自我」的原因，

其實是一樣的。事實上，大部份的性工作者都能夠在賣淫中不出賣自我。而這樣的一種能力（注意，我指的是一種能力：我賣勞動力，但不會把我自己也賣掉的能力），源自現代自我和身體的變動特性以及更廣泛的一些現代社會特色，即所謂現代性的一部份。

上面所說只是一個引子，讓你知道我的問題意識是什麼。至於詳細的內容，大家得去看我的書才行。從我這本書（甯應斌，2004）的立論出發，可以得到的一個結論是：現代性工作與傳統賣淫其實有一個斷裂。雖然有人說賣淫是人類最古老的行業，但是其實現在的性工作有很多新的不同的地方。這個斷裂當然是來自「現代性」，也來自現代的「性」。如果說對我的書瞭解之後，就可以回答這些問題，即現代的性工作到底「現代」在哪裡。我所謂的「現代性」就是指現代社會的一些構成原理，包括組織原則、態度、自我、理性等等。故而，當我說「現代自我」時，不是指一種心理現象，而是一種構成現代社會的趨勢或動力，是一種「現代性」。

我今天談性工作與現代性其實也是要批判兩種看法，就是：有一些人認為賣淫是傳統社會的殘餘，是傳統社會不平等留下的東西；還有一些人認為賣淫是現代化發展下的惡質的部份。這兩種看法都認為，性工作和標誌現代性的理性、平等、進步、解放是不相容的。而我卻認為，性工作的存在與成長有其與現代性的基本動力不可分的一個方面。

剛才說到，現代性工作與過去古代賣淫十分不同，第一個原因是社會脈絡的差異，也就是現代性。第二個原因是所謂的「性的現代性」，這包括了性本身的現代化，例如性科學的興起，性不限於生殖（避孕藥的合法與正當），國家的生命政治（如對人口數量與健康壽命的管理），人際關係的「性」化（就是說，本來以前一個男的跟一個女的關起門來在一個房間裡講話，如果是一老一少、一尊一卑、一師一生、一已婚一未婚……，沒有人會懷疑他們。但是現在性關係存在於任何人和任何人之間，兩個男

人在一起都可能性，誰都有可能。這就是人際關係的性化，可以看作男女社交公開的歷史後果之一），女性情慾的不限於婚姻家庭或愛情；性開放與公共「性」的趨勢（如性出現在公共領域），性的社會運動（像妓權、同性戀解放等「性運」）之出現，等等。這些性的現代化我就略去不談了。今天只講現代性。

現代性包括了好幾種動力或趨勢，例如：陌生人社會與現代自我的形成，公和私的區分，多重生活領域，以知識和科技對自然和社會加強控制，等等。

我就從陌生人社會中的現代自我講起。我們在公共領域裡面和我們在陌生人面前，我們通常會有一種自我呈現的方式（不只是一般所謂的擺樣子、裝架式，而是我們「自然而然」地會在陌生人面前表現出的言行舉止或互動方式）。例如，假設現在我跟你我不認識，你所看到我的樣子，不會是我跟我愛人或我自己一個人在家裡的樣子。在陌生人跟前的這種「我」，我把它叫做「匿名自我」。在私領域、親密人群之前的自我，我把它叫做「親密自我」。

「匿名」其實是隱私的狀態之一。我們在公共場所跟陌生人遭遇的時候，像在街上走的時候，我假定別人不認識我的，我的言行舉止與自我知覺都是建立在這個假定之上。如果我今天是名人，或者我正偷情怕別人看見，那我會有不一樣的自我知覺或甚至言行舉止。總之，我們大部份人都能在公共場合有一種匿名狀態。當然這種匿名和親密自我是相對的。「親密自我」通常涉及親密、隱私、個人資訊的秘密、沒有外在監視、私人關係、言行的非正式化（就是說你懶懶地躺在那裡不動啊，挖鼻孔啊，或做出更不雅的動作）等特色。「匿名自我」則相反。或簡單地說，親密自我就是私領域的自我，匿名自我則是公領域的自我。但是其實這兩者是相對程度的區分。比如說我們遭遇的人除了陌生人和親密者外，還有半生不熟的朋友，等等。總之，我們在不同的人面前會有不同的呈現。

不論匿名還是親密自我，我們基本上都會維護自我，這個

「維護自我」有很多意義。一種是維護和保護不同自我的疆界：在別人面前我是表現出我的匿名自我，以防止陌生人對自己隱私的侵害。例如，我在陌生人面前應該是某一種「我」的樣子，我不會是脫光光的樣子，但是如果說現在陌生人要掀我裙子，和我貼得很近，那我就要維護自我。我在親密者面前也要呈現、維護親密自我，以防止雙方感情交流的疏離異化。比方說，你和你的愛人在一起，你把他當作陌路人似的，愛理不理的，老防著他掀你的裙子，不讓他貼近你，這也不行。基本上，這兩種自我的維護是一體兩面的。你在陌生人面前維持匿名自我，也就是在保護親密自我、保護自己的隱私（性騷擾的問題也和這個有關）。所以，如果你不去區分匿名自我和親密自我的話，你就不可能區分你和別人的親疏。你跟陌生人在一起好像是老朋友，或者是你跟愛人在一起，卻好像不認得他，這都是沒有維護自我的表現。

我們的現代自我、現代的我，或者說作為現代人的我，包括了我們的身體還有我們的性。所以當我在陌生人面前「自我呈現」時，亦即，當我和陌生人互動時，如果我會裸露身體或者發生性的互動，而我的目的不是和陌生人親密，那麼我要如何維護自我、如何保持匿名呢？例如，我在公共浴室，在陌生人面前裸露身體，我要如何維持匿名？這和我在自家臥房、在愛人面前裸露身體，表現出親密自我，會有什麼不同？如果我在公車上，陌生人用生殖器摩擦我的臀部，也就是和我發生性的互動，我又如何維持匿名、保護自我呢？

思考這些問題，就構成了我今天的主題，就是：性工作者如何在陌生人面前維護自我？怎麼樣能夠在陌生人面前保持匿名、使親密自我不被陌生人占有？或者簡單的說，性工作者在和嫖客做性互動時，如何不去出賣自我？她在嫖客前裸露身體或性交時，怎麼樣去區分親疏關係？

性工作者與嫖客的性交之所以會成為一個「自我」的問題，乃是因為：傳統來講，異性戀男女之間的性，通常就是男人借著性來占有女性自我。當然這也是一個逐漸在演變的事情，因為在

性開放的社會裡，慢慢不是這樣，男人不再能因為和女人一夜夫妻就有百日恩、就能占有這個女人的自我。但是在比較不性開放的地方、在男女很不平等的地方，一個男人跟一個女人發生性關係以後，就是占有或擁有這個女人。所以，有一種反娼的觀點認為，賣淫基本上是占有女性，形成主宰或奴役關係的行為，所以陌生人（嫖客）可以藉由身體與性主宰性工作者的親密自我。而我寫這本書則是要告訴你，什麼樣的現代條件和狀態，使這個反娼觀點不能成立。換句話說，我要講的就是有哪些現代的社會條件使得妓女能在嫖客面前「匿名」，跟嫖客性交但還能維護其自我。

讓我再把我今天的主題用比較抽象的話重複一遍。現代的性工作者在其工作中、在性交易中，如何在陌生人面前呈現自己？有什麼樣的現代條件或狀態會影響這種呈現？或者換個說法，「現代性」如何使妓女在和嫖客互動時，仍能保有她的自我人格尊嚴？「現代性」如何使妓女能區分她與嫖客或她與愛人之間的性互動？這些問題（其實是同一個問題，但不同說法），其實和下面的問題有連帶關係：在我們傳統的身分和傳統社會關係瓦解的現代社會生活中，我們怎樣維護自我？傳統的社會就是一個由血緣、土地、地域、傳統的身分……把你的自我固定下來的社會；可是這個社會在整個現代化的浪潮裡面，無論是大家庭的關係還是傳統的社會關係都在瓦解中，像你離開了你的鄉下到大城市裡面，所有的傳統對你的拘束都已經喪失了，等等。那麼，我們在今天的公共生活裡，在商業或職場生活與市場交換裡，我們怎麼樣在陌生人前面呈現自己？怎麼樣維護自我？這個現代自我的特色是什麼？有哪些現代的條件或狀態影響這種呈現？或者說，現代性如何使一個服務業工作者在陌生人面前維護自我（雖然服務「伺候」別人，但是仍然保有自我人格尊嚴）？這個問題，是很一般的現代人問題，跟我前面講的「現代性工作者如何在陌生人面前維護自我？」，其實是同一個問題。我下面要告訴你，為什麼是同一個問題？

首先我們再回到親密自我跟匿名自我這個問題來。在剛才我講的過程中，也許有人認為，你的意思是不是說：「親密自我」就是真實自我，「匿名自我」就是戴了面具的自我？其實不完全是。因為，不管是真誠還是虛偽，我們都還是需要表演的——這是很多人忽略的。我們常常以為，在陌生人面前我們需要表演，在親密者面前（在私領域）我們不需要表演。這是錯的。而且呢，今天你要講真話的時候，你很真誠的時候，也需要表演；只是我們常常忽略這個過程。不信，當你用躲躲閃閃的方式講真話時，人家也會認為你在講假話。所以，講真話也需要表演。換句話說，匿名與親密自我這兩種自我的呈現，其實都需要一些互動的技巧或是呈現的技巧。

自我呈現的技巧就是人跟人互動的技巧。呈現匿名自我與呈現親密自我都是使用相同來源的技巧，是同一種原理的技巧。例如你如何在互動中區分愛人和陌生人呢？兩種互動的區分基本上根據的都是同一種原理，像講話的大小聲、眼神態度等等。

前面我提到陌生人的時候，沒有仔細講一件事：有的時候，有些人對陌生人信任到幾乎全然坦誠秘密的程度，他會對陌生人掏心掏肺地講一大堆話，會把自己隱秘的事情跟他講。為什麼？因為他反而知道陌生人不會在他的生命中繼續出現。這個現象給我們什麼啟示呢？就是：我們向陌生人揭露隱私，但是卻仍然可以匿名、保有自我。

換句話說，我們在陌生人面前，有的時候反而可以揭露自己隱私而不會被制裁。為什麼呢？因為陌生人在這個處境下沒有權威，沒有能力對我做出社會控制。在傳統社會中，我們幾乎都處於緊密的社會控制之下。可是處在一個陌生人社會裡，我們有某些層面是不會被嚴密控制的，或者控制方式變得隱蔽細緻而不再是高壓禁止；這就是現代社會帶給人的自由。你在鄉下、在村裡，很容易被四周社會壓力控制，但是在城裡就不太一樣。你們可以因此瞭解到，性工作為什麼幾乎都是跟陌生人性交，常常是在遠地。還有，很多女性為什麼不敢在本地家鄉搞一夜情關係，

她要到外地去搞。總之，我要講的重點就是，我們可以把一般人所認為的一些隱私（如身體或性）向陌生人揭露，而仍然以匿名的方式呈現自我。

所以，現代人在自我界限的操縱上，有一些彈性和動態。這也就是說，「匿名自我」與「親密自我」的區分在實際操作上並不絕對地在於一組固定的內容——像姓名、個人資訊、日記、身體、性、情緒——這些好像是親密自我的隱私內容，但是它也可以被匿名自我所操作。例如，服務生胸前有名牌，讓你知道她名字，但是她其實仍然是匿名的。另一個比較新興的匿名現象是，在網路上的自拍（例如你拍了自己脫光光的照片丟在網路上給人看）、視訊（你在遠地跟一個巴基斯坦的男人，你看他的裸體，他看你的裸體）、網愛、電話性交等等。這些性隱私的暴露、向陌生人展露出平時無法向親密者呈現的性癖好與性態度，但是自我還是維持匿名的。我們現代的自我越來越有這樣的能力。換句話說，自我其實沒有固定的內容。我們可以讓陌生人知道我們的身世、姓名、地址、病歷、情緒，陌生人看到我們的裸體，或陌生人跟我性交，而我仍然能夠保持我的匿名自我，我仍然能夠以公領域中的自我呈現方式來呈現自我，而這個自我是不同於親密自我的，別人不能夠占有我。

所以呢，原來在歷史過程中有所謂公領域與私領域的區分，親密自我與匿名自我的區分。但是這個不同領域的界限跟自我呈現的差異方式逐漸鬆動了。不同的自我認同的界限彼此滲透，人們的自我開始變得動態和彈性，但是也變得更容易受害。死守傳統的保守份子會極力護衛原始的公私界限與自我疆界，對於公私領域互相滲透的新現象大加譴伐，所以會用醜聞污名的方式來做社會控制（例如把你網路的自拍裸照在其他媒體上公佈、讓你的親密者知道、繩之以法等等）。

從什麼趨勢可看出人們動態操作自我的彈性與韌性呢？就是把私領域的隱私與自我公諸於世的「自戀文化」，也就是，我在公領域裡面展示親密自我。比如說，很多人把自己的日記發表，

把自己的寫真公佈。美國有個學者（C. Lasch, 1979）曾指出自戀文化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特色，而且我們現在多多少少都是自戀者。自戀者可以操控「匿名自我」和「親密自我」的疆界，不必固守一個固定界限。自我界限裡面原本所涉及的内容元素也可以被相反的意思所詮釋，比如說，本來下體跟乳房是親密自我的内容元素，但是現在反而變成匿名自我的標誌，例如你看到的自拍照片，只能看到下體或赤裸乳房的特寫，這很清楚地標示出這張照片的匿名性質。由此，我們也可以間接瞭解到，為什麼性工作者可以和人性交而仍能保持自我的匿名之背後因素。

那麼，這個動態自我的操作為什麼可能？當然有非常多的原因。一個是社會限制弱了，管不住你了，另一個是其他社會制度的限制出現了，甚至強化了。比如說，公務員、護士接觸到你的資料、病歷什麼的，他不能講，否則犯法。還有一種是社會制度和文化的變化，例如性別角色的意義的改變，比如男女接吻沒什麼了不起。接吻又怎麼樣？表示我是你的人啦？沒有！這就是制度和文化的變化。匿名性愛（雙方不知道姓名的做愛）和女人身體自主權的興起也會帶來自我與身體意義的改變。還有一類，是當事人有自己特殊的身體－心理的操作：這種人有時被人當作沒有教養、很隨便、暴露狂、粗線條、怪人怪癖、自我中心、目中無人、自戀等等。但是這種人有一種很奇怪的能力，她的自我界限與自我意識和一般人不一樣，例如他可以和陌生人睡同一張床，而照樣自在，或者他當眾小便脫衣等等，也不當一回事。有些女人在性事方面的自我界限就和常人不同。

還有什麼原因使得人們能夠向陌生人揭露隱私，但是卻仍然保持匿名呢？還有一類原因是現代服務業的管理技術（這是今天我要講的）和人際互動的技巧（這也是我今天要講的）。所以，性工作者跟陌生人性交，她還可以保持匿名，不會出賣自我。互動技巧和管理技術這兩者是非常普遍地存在現代生活中，也是維護性工作者自我的最重要機制。

總之，性工作者在性勞動裡面之所以能夠維護自我，並不是

性工作者個人反抗的結果，而是現代人際互動的規則或技巧，以及現代服務業通行的管理技術，但是這兩者之外還有一些廣泛的現代制度或現代性動力趨勢，會影響所有現代人的自我呈現，我將之歸納成五種現代條件。

下面我先要講的是，現代人（不限於性工作者和嫖客）在陌生人面前呈現「匿名自我」的五種現代條件，也就是現代人之所以普遍地能彼此文明地相處互動還仍能保持彼此陌生關係的五種社會脈絡。談這五種現代自我的條件不是直接談性工作，但是大家可以因此對性工作者能維護自我的社會脈絡有所瞭解。但是今天我只能很簡略的講，你們能夠聞到一點味道就可以了。

第一種是現代人際互動的技巧或規則。現代人際互動技巧非常非常多，像前面提到的說話大小聲，或者你東西不小心掉了會驚呼一聲，或者幾個人用身體圍成一個小圈不讓別人加入聊天，等等。當然有些技巧不是現代才有，但是卻因為現代的社會發展變化而普遍，也就是需要純熟運用這些技巧的場合增多了，而且這些技巧得到其他現代制度的支援。

我再舉一個例子，有一種互動技巧叫做「civil inattention」，這個詞跟我一直強調的市民或「文明」（civil）很有關係。什麼是「civil」或文明？就是陌生人有禮守序地在一起、和平地相處。大家都是公民、都是市民，在一個城市裡，不同的陌生市民見面，怎麼和平有序的相處？其中一種相處技巧就是「civil inattention」，文明的不注意（台灣有位學者翻譯成「有禮貌的視而不見」也是一樣的）。什麼意思呢？就是你在都市裡面跟陌生人遭遇的時候（對方迎面而來），你要以很微妙和很不明顯的方式表現出你看到了這個人。你不是真的視而不見，但是你又完全不注意這個陌生人，以表示「我對你沒有敵意，我不是要打你，我也不對你好奇」。這個互動技巧是表演性質的。你會假裝沒注意到他，但是絕不是不注意到他。如果你覺得平常大家走在街上，就只是走路，哪裡有什麼「表演」或文明的不注意呢？那請你思考一下，如果你走路時是一種目中無人的樣子，大聲唱歌

或橫衝直撞，或者大熱天穿著髒兮兮的大衣、棉襖（亦即，個人門面不符合「規矩常態」），那由於你的「表演」不是平常一般路人自我呈現的樣子，這時你就會發現四周人的「表演」也不一樣了，大家都會趕快閃開，不再是文明的不注意了。大家也許都還記得，以前洋人剛來中國的時候，走在街上有多少人盯著他們，這就表示「文明的不注意」在中國還不夠普遍發展與深入。在西方，若你偷偷盯著陌生路人而被發現了，或陌生路人彼此不小心四目相接，那西方人往往會用微笑來表示沒有敵意、化解尷尬（當一種人際互動規則，如「文明的不注意」的規則，被違反時，就會產生尷尬或其他負面的情感）。當然，西方人的這些現代規矩絕不是比較「先進」或「優秀」，這些「文明的」人際互動規則就是一種構成現代社會的力量，一種現代性，和其他構成現代社會的制度與動力無法區分；前現代的傳統社會（非個人主義的社會）即使存在著這些互動規則或技巧，也很少有用得上的場合或機會。

除了「文明的不注意」，現代人還有很多很多的互動技巧。現代人互動的時候，我們的互動技巧或自我呈現包括了很多東西：我們的外表、衣著、性別、年齡、種族特徵、身體相貌、姿勢、談吐方式、面部表情、舉止等等。這些東西表示「個人門面」，也可以說是一種互動技巧或互動規則。個人門面的意義有時是約定俗成的，比如我穿西裝，我就用之代表正式，我穿睡衣來這裡演講，你們就會覺得奇怪。為什麼？因為穿睡衣是親密自我的一個表現。還有，如果我要對你顯示友善，我用什麼樣的技巧呢？我微笑。因為微笑代表友善，這是人際互動的規則。但是，有時有些個人門面也可以在互動時表達親密或保持匿名。例如，你去別人家，此人換了件內衣出來見你，那是對你有性企圖了。又例如，我穿內衣到家門外會感到羞恥，可是我在泳池卻可以穿比內衣還要暴露的泳衣。這些都是社會習俗，使人們能夠保持隱私自我。上述這些個人門面也可以歸類為互動的技巧、自我呈現的方式。性工作者（人體模特兒或妓女）工作開始時會很快

的突然脫衣露體，事畢就立刻穿衣，都屬這類互動技巧的利用。

第二種維護自我的現代條件是監視。監視會破壞隱私，但是它在某個方面可以強制匿名，被監視的人就不能將親密自我表現出來。監視所帶來的強制匿名有時可能變成保障匿名，成為維護自我的制度。

有人對抗監視是「躲在亮處」，這就顯示了現代人操作自我界限的動態跟彈性。什麼是躲在亮處呢？就是說，你監視我，我可以反抗你，但是我不躲在隱密處或暗的地方，我躲在亮的地方，我故意作怪，我愛表現，我吸引更多的目光和凝視，從而我把被監視的不安轉化為被觀看的愉悅，我反而很樂，我不覺得喪失自我人格，這就是躲在亮處。青少年喜歡躲在亮處，有時候性工作者也喜歡躲在亮處。

性工作的場所大都是有監視的，整個勞動過程（即賣淫過程）也處於不同方式的監視中，這些都有助於性工作者保持匿名。

第三種為多重生活領域。這是非常重要的隱私建制。基本上是說，一個人活在很多不同的領域。你白天是學生，晚上幹牛郎（鴨、男妓），白天有學生朋友，晚上有牛郎同事；你有不同的生活領域。由於現代生活的複雜，使得基本上這些領域不相交際，這樣你就可以保護你的隱私，通常只有八卦耳語才能穿透你的不同生活領域。多重生活領域對社會自由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以前你媽媽做妓女，那是大家都會知道的事情，但是現在這種多重生活領域的社會中，你的同學朋友鄰居等等未必就知道你媽在做妓女。其實現在你的同鄉、同學到外地去，你也不知道她們是否去做妓女。

第四種就是現代組織的管理規訓或管理技術。早期的現代規訓機構都是強調匿名和「impersonal」。「Impersonal」就是和「私人關係」相反，是非私人關係，也就是公事公辦的關係。很多現代組織，像服務業在管理和規訓上除了強調「impersonal」的關係和匿名外，近年來還有「麥當勞化」（社會學家G.. Ritzer

提出的名詞，其實何春蕤也同時提出過這個名詞）〔G. Ritzer, 2000；何春蕤，1994〕。什麼是麥當勞化？簡單地說，就是把麥當勞所用的那些管理規訓技術，普遍地實行在各行各業、甚至學校和所有生活領域，生老病死都開始「麥當勞化」。在「麥當勞化」裡面，你根本就是一個小螺絲釘，不注重你這個人的「personality」（個別性、「人氣」）。麥當勞的服務員沒有「personality」，就是沒有個性。麥當勞化的管理規訓對象也包括顧客，服務員和顧客的互動也是經過設計以得到最好的效率。所以麥當勞化代表著「impersonality」和匿名的高度發展。

但是現代組織還出現了另外一種新的（或稱為「後現代的」）管理技術，它卻要求組織中的人要有「personality」。例如你有時去某些餐館，它們和麥當勞相反，它們會要求員工與顧客有「personality」，服務上都要個別化，而不是把你當作那種匿名的、沒有個性的、沒有面貌、沒人味的那種。這種後現代的新管理技術在教育、兩性關係、生產、消費等領域裡普遍應用。何春蕤講的新的教育改革就是這樣，以前的教育就是初級的麥當勞化，大量生產，現在呢？是個別生產，依照顧客需求去生產。這不同於早期現代的「impersonality」與匿名性。

當代的性工作的組織則往往混雜了上述兩種管理規訓技術。然而不論哪一種管理規訓技術，其目的除了效率、利潤這些組織目標外，維護組織成員的士氣與自我也是目的之一。

第五種是身體和自我的反思籌劃。這是英國學者A. Giddens（1991）提出來的。大致的意思就是說：你在資訊知識充塞、過多、鋪天蓋地的情況下，要根據你所篩選或選擇的少量資訊知識，來把自己的身體和自我塑造成你所需要或想望的樣子，而你的需要與想望也受到資訊知識的影響，而這些影響你的需要與欲望的資訊知識也是你選擇的結果（「反思」就是「不斷選擇知識資訊來指引自己的行動與選擇（包括選擇知識資訊）」的意思）。在把身體和自我都當作一種可以利用知識資訊來籌劃的東西的情況下，人對自己身體與自我的掌控能力加強了，但是卻也

容易自覺會失控「上癮」。例如你可能會從操控身心健康、外型與體重方面得到「自己與身體掌握在自己手裡」的感覺，但是也因此可能會覺得「自己會不會患了憂鬱症？」或者「自己沒法控制自己食欲」等等。

雖然性工作者的工作涉及身體與自我，但是未必因此特別對身體與自我有著比一般人更多的反思籌劃，因為一般人也都和性工作者一樣，進行著各類的身體與自我的反思籌劃。

以上就是我們的自我所存在的五種現代條件或脈絡。就是在這些社會條件之下，現代人才普遍地有充分能力在陌生人面前匿名，這些條件提供了區分匿名與親密所需的制度環境。

一般來說，在愈「impersonal」的地方、愈非私人性的地方（如商業交換），當然也就愈容易匿名，但是卻也因此對隱私有比較高的要求，維護自我的成本較高。相反的，在基本上沒有匿名性的傳統社區，比如鄉村或者前現代，人對隱私的需求就不高，維護自我不是很大的問題——其實他幾乎沒有自我，為什麼？因為他被各種各樣的傳統關係所束縛了。

我現在要開始講性工作。我剛剛講的是一個大的社會脈絡，就是現代人，包括性工作者，怎麼樣在陌生人面前呈現、維護自我。我要說明的就是，性工作者在遭遇嫖客時的自我維護，和現代人在遭遇陌生人時的自我維護，使用的都是同樣的互動技巧，而且也是在現代社會的那五種條件下才普遍成為可能的。

性工作者能在嫖客前面維護自我，因此有兩個層面，一個是微觀的權力面，就是人際之間的互動層面，另一個是結構的制度面，包括市場交易的非私人關係，公私領域的區分，城市生活、現代自我等等；之中有一種看似微觀行動，但其實有更廣泛的結構制度在背後，就是現代自我的「心理話語和行動者的身心操作」。這個講起來很複雜，得要從「現代自我」的特色先說起。我在前面講了很多次「現代自我」，但是沒有太多解釋，現在剛好講一講。

現代自我首先不再是人身依附關係，它不再依附和隸屬別

人，也逐漸脫離血緣和土地的束縛。這是因為工業革命、普遍就業、城市流動等趨勢所造成的。現代自我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以及現代之前即已進行的文明化過程）也重新劃出身體的界限和距離，這是個有別於傳統的人際關係，這是一種市民的、文明的人際關係。「文明」並不表示就一定好，這裡不做價值判斷的。總之，現代的自我被假設為：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都是平等的、匿名的，不同身體之間應該有空間距離的。你在城市裡跟市民相遇時都是這樣假設的：別人不會對你卑躬屈膝，而且你就是個匿名的陌生人，別人不會圍著你好奇的看，別人不應該跟你拉扯不清，別人身體一般不會緊貼著你，等等。總之，每個人的自我核心是私密的，只屬於自己的，不容他人踰越侵入的。身體是自我的外在疆界，所以身體的距離保障了自我的疆界。這些在我前面講現代自我的互動技巧和自我呈現時，已經預設了這樣的現代自我的特色。

現代自我的這些特色，我們可以從現代人的禮貌看出來。我們現代人的禮貌和公德，也就是「五講四美」的「講文明」中的「文明」（civility）。現代人的禮貌或文明很注重身體接觸，特別是身體排泄後的接觸。現代身體的排泄（像吐痰、放屁、鼻涕、口水這些東西）被當成一種身體疆界的侵犯，而成為被排斥和禁止接觸的東西。以前的人並不在意別人吐痰或別人的口水沾到我的食物，現代自我意識高漲後才成為一種讓人覺得噁心的「污染」，而且也是後來才變成衛生清潔的問題。有部中國電影（我忘了什麼名字）裡面有個鄉下人跑到鄰居家中，沒有敲門，他就怕的跑進去了，這是沒有隱私自我的。他進去以後，在人家的「客廳」（其實在鄉下房裡很難說什麼叫客廳），他就嘔地吐一口痰在地上。這個當然不是我們所謂現代的文明禮儀。但是你們可以看出來，人的排泄以前被看作是自然的功能，是不需要隱藏的。它現在被隱藏在公共領域的背後，躲到私人領域裡，是你私人自我、親密自我的東西，不再是公共領域的東西。這是現代自我的一個特色。

現代自我還有一個特色（這就是我要講的主題了），就是心理深度。就是除了隱私之外，你還有一個幽微的心理。我們現代人的心理是被建構出來的。這個當然講起來是非常非常的複雜。Elias（1939〔1994〕）的《文明的進程》（*The Civilizing Process*）這本書告訴你說，以前的人有很多事情是很直接的反應，我們現代人叫做情緒化，或者是沒有多想、沒有理性的計算，因為傳統生活中存在著很多難以理性計算和控制的不確定因素。但是，現代生活卻需要可以預期和理性的計算；這個轉變當然有個歷史的過程，這個理性化過程伴隨著另一個歷史變化，也就是影響現代人情緒表現的「文明化過程」，所謂「文明化過程」在西方就是市民階級在宮廷社會裡學到的禮貌，然後再慢慢普遍到整個社會的過程。在這個過程裡面，我們也開始要學會察言觀色，知道別人到底是怎麼想的。這個時候，我們的心理領域就出現了，然後又通過心理學在建構，使這個「心理」更發達，有個傅柯的同道（Nikolas Rose〔1998〕）專門講這個東西。這構成現代自我的一個很大的特色，就是我們開始有個內在的心理出現了，不僅是外在的表面而已。還有個傅柯的同道說，「心理深度」的一個起源是在宮廷社會裡的鬥爭；皇帝講一句話，大臣一個個臉上都沒表情的，心裡面勾心鬥角。心理被建構成一個複雜幽微、有深度、能夠反思的心理。我們現代人因為有這樣的心理，所以那些不認識我們的陌生人，沒辦法洞悉我們，這就幫助我們在陌生人面前或公共生活中保持匿名了（如果在城市裡面，你就有更多的匿名所需要的資源、愉悅、欲望、認同、網路等這些物質的基礎）。

這個心理深度有什麼特色呢？它複雜幽微到一個地步，對你自己都不是自明的（因為你不清楚你的潛意識）。它事實上存在著無知、斷裂、遺忘、空白、象徵和偽造。你需要不斷地反思，而且自己要努力去構造一個前後一致的故事，才能夠維護自我。就連對你自己來說，心理都太深奧了，你有時搞不清楚你自己的自我是怎麼回事。因此，這種現代心理就很容易成為自我逃避外

在侵害的庇護所，比如你可以把很多不愉快的事情壓抑到潛意識去，或者用一些心理建設來對抗外界。當然，缺點是你這樣的現代心理構造也很容易威脅到自我，而陷入自我懷疑和認同的危機，有時會引發心理疾病。

這個現代心理的深奧和話語，可以使一個人在結婚很多年以後忽然說，我的愛人跟我的真實自我不曾有過交流；這種心理話語厲害到這種程度！那你想想，你又怎能觸及一個只和你有一夜之歡的陌生人的自我呢？若跟你活了好多年的配偶都無法觸及你的自我，一個陌生嫖客又如何近用你的自我呢？所以，這個心理的話語，事實上是有助性工作者維護她的匿名自我的。

理論上，所有的心理話語都可以幫助你維護自我，不管是流行的大眾心理學、心理治療、神秘主義宗教、星座等等。但是，我們今天只講一種，就是身心分離的話語。性工作者常常會講，她說在做愛過程中我自己沒有感覺，意思就是自我和身體分離了，也許身體有反應，但是自我沒感覺。或者，性工作者會說，我把性工作的過程當作被鬼壓。這都是身心分離的意思。所以，所有的身心二元論都可以被性工作者挪用，來維持「匿名自我」。她的基調是，我和顧客在一起時，根本不是自己（亦即，自我是匿名的），只有身體和顧客在一起；只有心才是真實的我、親密的自我。

另外還有一種相關的說法：一個性工作者說「我不做妓女還是有別人會做」。這種說法是把自我當作一個可任意被替換的對象或商品，這看似自我貶低或自我物化的說法，其實是維持自己的匿名自我——對象或商品沒有個性、沒有姓名。

以上我講的維持匿名方式都屬於身心操作的原理，例如作為一個性工作者，我為什麼覺得我和嫖客性交時，是匿名的自我呢？這和我使用某種心理話語來對身心狀態、周圍或對象等進行詮釋有關，像我沒和嫖客接吻，因此嫖客沒得到我的心；我沒在家裡和嫖客性交，因此那個性交只是工作或公事；我出門時化了濃妝，因此嫖客只是和虛假外表的我性交；我穿了上班用的性感

內衣，我開著燈性交等等，千奇百怪，什麼都可能；因為心理詮釋涉及的聯想本來就沒有公共的規則可循。你或許會覺得這種心理話語是性工作者的怪癖或妄想，但是其實性工作者的心理話語或身心操作的重點在於：她跟自己真正的愛人做愛，是不同於她跟嫖客的做愛，只要這兩者有區分，她就可以維護她的自我了。性工作者會把那個區分詮釋成一個關鍵。比如說有一個例子就是性工作者自己的床和床單，她是絕對不會跟嫖客在自己的床上做的。也有人是開燈跟關燈的差別，就是跟嫖客是開燈，跟愛人是關燈。還有哪些可以做區分？太多了，因人而異的，因為每個人的心理都不一樣。像黃片的演員，有些動作她不演，絕對不演，打死都不演，給多少錢都不演。為什麼呢？因為那個動作就是她的親密自我的寄託之所在。但是，這類的身心操作，是她個人的心理話語，不是公共的話語。因為不同的性工作者會有自己不同的一套詮釋。

你或許會想性工作者怎麼會有這麼多名堂呢？不是性工作者很怪，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是這樣的，只是習以為常了。例如我們一般把身體暴露當作區分匿名自我的疆界，但是到了公共浴室或婦產科或裸體抗議時則改變自我的疆界，性工作者則是上工時改變自我的疆界。而我們使用心理話語進行身心操作的能力，是在這一、兩百年中我們的心理領域被開發後，才充分發達具備的。

所以性工作者有很多方式來區分親密自我（和真正愛人性交）和匿名自我（和嫖客性交），像利用身心分離的說法，或者其他身心操作與心理話語。我再舉一些不同的例子，像上工以前，她有一些儀式行為，以便在身心上準備好，亦即準備匿名，例如她穿特定的衣服、弄特定的髮型、還有人會先喝茶、還有人會使用放心藥（華人叫「吸毒」）。很多女性主義者跟性工作研究者去研究性工作的時候，發現性工作者有很多這類「怪癖」。他們就會說：「啊，你看，性工作真是個悲慘的行業呀！性工作者工作以後，你看都變成神經病了。」因為他們認為這些都是固著心理，是精神疾病的癥候，是強迫性的行為。其實這種理解並

不正確；性工作者的這些「怪癖」，也就是我所謂的身心操作，其實是維護自我的一個行為，也就是進行文明的互動所需的行為。例如為什麼性工作者會使用放心藥呢？因為藥物可以幫助她達到身心分離的狀態。

講到這裡，我的書算是講到一半了，我講完了性工作者維護自我的結構制度面，下面要講性工作者維護自我的微觀權力面，這是比較具體、因而比較引人入勝的部份，可是我們的時間已經不多了，好在這部份不難懂，你們自己可以看書。我在這裡就簡單提示幾個論點。

微觀權力面就是人際互動的技巧和管理技術。我時間不夠，沒法有系統的介紹，就挑著一些能用簡單例子介紹的論點來說好了。

在互動技巧方面，性工作者可以在過程中講一些不相干的話、或者很公式化、或者不專心等等；這個東西就叫做互動的疏離。疏離的一種形式是分心——人在，心不在。就是身體跟嫖客在一起，一起性交，但是妓女卻保持匿名，因為妓女用對待陌生人的疏離方式和嫖客互動。

像分心這種互動的疏離，是我們在互動時不夠投入，但是過分的投入，也反而會造成疏離。妓女太過熱情風騷，叫床叫得震天價響，那也會造成疏離。嫖客會覺得這個妓女是裝的，或者有其他問題。另一方面，嫖客要是太投入或者分心，也會造成妓女的疑懼，而這會連鎖地引發嫖客的疏離，於是雙方都疏離了。

易言之，妓女不是一定要用分心或不投入的形式來匿名。有時她的照表操課、例行化的專業工作，反而造成匿名效果。因為這顯示性交是性工作者的職業，性工作者對例行活動（性交）沒有道德的顧慮或抉擇的問題。這個時候，妓女對工作的投入反而使她有一種匿名性。好女人或處女跟男朋友性交的第一次，要是表現很純熟投入的樣子，是不行的，是會被誤解的。還有，很多性活動是好女人不做的，覺得害臊。但是妓女通常沒有顧慮，很職業性，但這種不害羞的互動方式反而使她匿名，嫖客會覺得這

種不害臊的互動方式不像他的親密女友或老婆，這意味著嫖客不是和妓女的親密自我在性交。

所以，兩種剛好相反的互動技巧，投入或不投入，妓女都可以運用，隨她用。妓女要匿名非常容易，很有彈性和韌性。但是，嫖客反而不是這樣子，他沒妓女這麼純熟，這我就不細講了。

互動技巧中有一種和凝視有關，因為凝視有時候會侵害到你的自我的隱私。不過性工作者有一套辦法去應付凝視。其實不是性工作者特別厲害，我們一般人都會自然而然的運用同樣技巧。例如，女生去給男醫生看診檢查赤裸乳房時，兩人很靠近。這時候女病人的眼睛就會往上往旁看，眼光剛好落在中距離的地方，但是不會跟醫生四目相接地對看。這就是人際互動的技巧。這種技巧使我們在醫療的凝視下，保持匿名自我。嫖客趴在性工作者身上時，性工作者也可以用這個互動技巧來保持匿名。

性工作者還會運用很多人際互動技巧，這些技巧不是只有性工作者才使用，而是我們每個現代人每天都在使用的，用來區別親疏，用來和其他人互動時維護自我的。

例如，性工作者會用「觀眾隔離」這種互動技巧來維護自我，譬如不在自己家鄉從娼。同樣的，女生去婦產科時，通常不會去給熟人朋友醫生看內診。或者，你只跟親密的人在獨處時撒嬌。這些都是運用「觀眾隔離」的技巧。

還有，貶低嫖客（背後說嫖客壞話，給嫖客取綽號）也是一種妓女維護自我的方式，表示和嫖客沒有親密關係。這個貶低顧客的技巧則是服務業普遍運用的技巧。

有些互動技巧被性工作的組織納入了管理規則，把互動技巧制度化了。還有一些管理技術是為了工作的效率和規訓，但是也會維護顧客與員工的自我。我這本書就是要顯示，性工作者沒有出賣自我，也不太可能出賣自我（即，親密自我被占有、隱私被侵害），因為性工作組織的管理技術，還有性工作者使用的互動技巧，都能維持她的匿名自我、保障她的隱私。

下面我就開始談現代組織的管理技術如何維護顧客與服務工作者的匿名自我了。在眾多技術裡面，有一種最重要的叫例行化，或者循常化（遵循慣常的程式）。什麼叫例行化？最簡單地來講，就是有一定程式和安排計畫的勞動過程或流程，有固定的常規、千篇一律。

對性工作者而言，性工作一定是表演性質的，因為她每天都要維持同樣的例行。所以，它一定會涉及一種自我監視，這樣才能符合例行。所以，性工作過程不是隨心所欲或隨性所至，這種有自覺的表演性質使得妓女會和工作內容（性交）有種疏離關係，而造成匿名的狀態。

任何服務工作的例行化都得要控制空間和時間，性工作也不例外。從性工作的計時收費來講，其實重要的不在於性工作的總時間，什麼30分鐘收費多少錢，而是這30分鐘的過程中的每個動作、程式、階段都有無形的時間控制和分配，這才能保持例行化。什麼是例行化？就是不論生張熟魏、颯風下雨，一直都一樣。若要一直都能一樣，妓女就不只是控制總時間，而要控制每一個計畫好的動作程式的時間：同樣的動作就要有相同時間的持續。

例如，我們先洗澡再做愛，那洗澡就只能花固定的時間，你不能一洗就洗20分鐘。那你剩下的時間怎麼辦？固定時間的分配也因而限制了例行化的動作，不能有多餘的、不在算計之內的動作（你若要聊天或寫家書，妓女就會說「老闆，我們不要浪費時間啦」），因為非例行化的動作沒有被分配到時間。

這種計時規定（管理技術的一部份），除了表明雙方的互動其實是一種交易外，還由於時間的壓力而使性工作者強烈認識到勞動過程的強制性，她沒有處於「後台」的感覺，她的工作就有一種節奏感，一段接一段。所有這些都會造成一種匿名效果，因為只有在工作中的、公共的匿名自我才可能產生節奏感、工作程序的掌控、時間壓力、前台的表演感覺等。性工作者甚至在等生意上門的時候，都不是關燈熄火的狀態，她都處於一種在準備工

作的時間感裡面。一般管理技術純熟的服務業，也不會讓服務員在沒生意時放鬆休閒（好像處在後台），而是始終都在前台的表演狀態中，外表舉止都是「有樣子」、不隨便的。

總之，例行化是一種非常普遍的管理技術，除了可以維護自我以外，還可以使服務工作標準化。不過我們要注意例行性化不應當是單方面一成不變的照單行事，公式化的、硬梆梆的，因為這反而造成尷尬與做作的氣氛；真正理性的例行化是一種給人安全穩定、自在的感覺，複製著自然而然、天下太平的社會現實；一言以蔽之，真正理性的例行化是一種文明的互動。所以理性的例行化是很圓滑平順的，有某種輪流或一來一往。易言之，服務工作的例行化，不但需要服務員老練的例行公事，也需要顧客的主動配合。沒有顧客對服務程序的認可，有時候就會產生雙方自我認同的危機和風險。為什麼呢？因為，比如說我是妓女或侍者，我把你這個顧客當作陌生人，若顧客不知道怎麼去配合，見了我就像見了親人或熟人一樣，很親切關心的問我：「為什麼從事這一行啊？」或者對我的服務很害羞或手足無措，但是我此時若對你採取疏遠的匿名狀態，那就很容易使你產生被羞辱、受傷、憤怒的感覺。而我呢？我就會產生尷尬、厭惡、逃避的反應，心裡想：「哎喲，哪來的神經病！又不認識你，幹嘛跟我裝熟（把我當情人、問我為何入行等等）」。於是乎，專業的服務人員碰上不專業的顧客，就會使服務人員露出不專業的一面。

有些鄉下人第一次到服務良好的高級餐廳去，或者有人第一次嫖妓，顯露出生疏羞澀、怯怯生生的樣子。但是其實問題不是他的生澀害羞，而是他面對親密（侍者的親切服務、妓女的裸體相對），卻不知道如何匿名。這個生澀的顧客不知道脫光了衣服還如何能夠維持匿名自我。所以，他對侍者的服務或妓女的裸體會產生羞澀情感、放不開，有時卻又因為不知如何匿名來作文明互動，因而端架子、耍大爺，這都是因為他用私人領域的親密自我態度來面對陌生的服務者。這個時候，真正專業老練的服務者就會掩飾羞澀顧客的錯誤和緊張，假裝一切如常，不占顧客便

宜，而是讓顧客信任，來保持例行化的自然氣氛。換句話說，雖然是例行，但不一定都一樣，有時有所偏差。程序偏差的時候，專業服務者就要掩飾，使雙方還能夠繼續維持匿名。這就是一種非常civil（文明）的行為。Civil就是陌生人保持例行化的匿名互動，文明以對，使得互動平和有序。

又例如，如果顧客不能用人格平等的互動方式，比如說很粗野、兇暴、不禮貌，或是他沒辦法維持正常的互動，比如喝醉酒了，或者是他意圖侵擾服務者的隱私自我，比如纏著服務生要私人電話號碼。這時候都會給服務者很大壓力。這時就沒有辦法進行例行化互動或文明的互動。因此，即使妓女維護自我的技巧很好，碰到嫖客的暴力威脅，如果沒有上軌道的管理（如保全與完善監視），沒有良好保障的交易制度（例如司法對性交易秩序的維護），那妓女可能還是沒辦法維護自我的。就好像你走在街上，一個陌生人突然打你殺你，而員警沒有保護你，那你多半會受傷害的。

同樣的，妓女的自我可能會被路人或親友的歧視所傷害，換句話說，對於妓女的自我尊嚴之威脅與傷害，通常不是來自工作現場與嫖客的互動，而是社會文化的歧視觀念與歧視行為。性工作本身不會讓妓女失去尊嚴，但社會文化對性工作的歧視，會讓妓女沒有尊嚴。這就好像：皮膚色黑、與同性性交、愛滋帶原、四肢殘障……這些狀態或行為都不是出賣自我，但是卻可能因為社會文化的歧視而使自我喪失尊嚴與受到傷害。

前面講的是顧客在平順圓滑的例行化中所扮演的角色，我提到了有些顧客不知如何舉止，有些則會問妓女私事，如為什麼從娼等等。還有另外一些現象也和這個有關。比如有些嫖客會說，妓女特愛說謊、很不老實；例如問她為什麼從娼，她總是編出一套故事來。可是大家想想，如果有一天，你走在街上，突然對面來了一個你不認識的人，他忽然說：「先生／小姐，你貴姓大名啊？請問你幾歲啊？」你會怎麼樣？當然你會說，你問我幹什麼？可是如果你不這樣講，你也許會瞎扯。你想想看，妓女跟顧

客彼此是陌生人，結果，顧客就開始問妓女私事。妓女這個時候說說謊，就表示她天生是壞坯子、道德有問題嗎？不是。她就跟任何現代人一樣，保護自己的隱私嘛！你想想，在性工作中，妓女要排除雙方的私人關係，她要維持匿名，可是你問她私事，她就不容易維持她的匿名自我。所以，訓練有素的妓女對這種問題的回答都是例行性的。很多人問妓女，你為什麼入這行？妓女都是千篇一律的回答某個故事，於是人們就覺得妓女道德感低落；其實不是這樣的。

妓女在說明她為什麼從娼的時候，她通常會告訴你一個悲慘故事。這個不是說謊來博取同情。這個叫做「負面的理想化」。什麼意思呢？通常我們說一件事的時候，會把這件事理想化，也就是去符合社會的理想期望。例如，有人問你為何要讀書，你大概會說為了上進、貢獻社會、找到好工作等等。可是如果你是罪犯，有人問你為何要犯罪，你就得說是一時迷失、環境所迫等等，這也是符合社會的理想，只是這是一種負面的理想，因為罪犯是負面的。因此，妓女之所以講悲慘故事，乃是為了去符合社會對妓女的理解和期望來呈現自己，符合社會理想中的妓女形象。妓女既然是地位低下的，社會對妓女的理想期待就是負面的，妓女的人生故事就不能是光明健康、充滿希望快樂的。因此最常見的負面的理想化就是裝窮、裝可憐。但是，這種說謊絕不是在危害社會秩序，反而是符合了社會化的要求，維持社會文明互動之所需。試想，當你問妓女為何入行時，如果她說是為了學雷鋒或者因為理性計算，你一定覺得沒法再跟她講下去了（你無話可說、或者覺得她沒誠意和你交談、或者你被激怒而開始和她辯論），其實她說的可能是她內心真的想法，但是卻不符合妓女的負面理想形象，因此你就無法和她繼續文明的互動下去了。所以，妓女講悲慘故事是為了「講文明」，就好像現代人說「謝謝」、「對不起」這類是一樣的意思。

為什麼顧客要問性工作者私事呢？現在你們都知道了，他可能是沒辦法圓滑地應對，不知道如何與妓女互動。所以，他藉由

關心妓女私事來避免這種「親密的陌生人」的關係之尷尬。早期服務業剛出現的時候，顧客也是因為不安全感，他會跟服務者攀關係、拉交情。這個現象現在還存在你們左右。我的一個上了年紀的親戚就是這樣子，他搭計程車，他總是喜歡找熟人（他買什麼東西都喜歡找熟人），他一定要坐在司機旁邊跟司機講話（一般台灣人和大陸人不同，台灣人坐計程車都坐後座，很少坐司機旁邊，因為車內空間狹窄，顧客想要有更多的身體距離）。簡單的說，我這個年紀大、心態接近前現代的親戚，沒有辦法跟一個陌生人進行匿名的文明互動，他沒法維持跟服務員之間的非私人關係，他不習慣，他不習慣和陌生人互動。不過，另外還有很多人平常倒也習慣和陌生人互動，可是他們搭計程車的時候，也是不免要和司機聊幾句，你們明白為什麼嗎？你們會不會用我講的理論來解釋？這個當作練習題，給你們思考一下，我不解釋了。

另外可以順便一提的是講價的現象。比較現代的市場交易都是非私人關係，我付了標牌上的價錢，然後我就走了，不講價，買賣雙方少有私人關係。現在西方人已經不習慣講價，但是過去的交易都要講價。那過去的人為什麼要講價？講價其實就是雙方發生私人關係的過程。過去的人活在一個私人關係主導的傳統社會裡，不是活在陌生人社會裡，所以碰到陌生人時，就要把他變成好像「熟人」一樣，要產生私人關係。這就是我那個年紀大的親戚的習慣。不過，現在也有一些老闆希望和顧客扯點關係，那是因為希望能以私人關係來拉住顧客（有的顧客就會對此起反感）。另一方面，現在也有些顧客希望和老闆建立私人關係，有時是避免被騙、有時是希望買到便宜，有時是希望保障品質。因為顧客覺得：我跟老闆熟了，老闆就不騙我、不多收我的錢、不給我壞東西。這些現象的存在有部份是因為市場交易秩序的缺乏保障（例如買貴或買壞會保證退錢）。所以對交易的制度性保障（前提是合法化），會更有效的使交易雙方能保持匿名，而無須發展私人關係來增加交易的信任。

總之，嫖客因為不信任妓女，沒有安全感，故反而想和妓女

發生私人關係，或者無法圓滑進行例行化，從而威脅到妓女的隱私與自我。然而，增加顧客對交易的信任感，乃是來自對交易的制度化保障，也就是有法律或規定來保障從業員與顧客的權益和人格（如組織工會、防治性騷擾與性侵害、工作安全、消費權益等等）。這裡所說的原則適用於所有交易或服務行業，而不限於性交易。

談到顧客或嫖客，我們要知道：符合服務業的長遠利益、真正完善的管理技術，是能產生信任安全感的例行化，是一來一往的、圓滑的文明互動，而這也必須有顧客的主動配合。當然，若要顧客主動配合的例行化，那就要對顧客進行規訓，以便讓他主動參與例行化過程。

如何使顧客主動參與和配合呢？最必要和簡單的方式就是要先對顧客解釋服務過程。像婦產科醫生若要使內診的醫療過程順利，就會去解釋內診的過程是什麼、為什麼需要陰道擴大器並且那樣做等等。同樣的，為求順利的例行化，許多性質複雜的性工作也是要先告訴嫖客工作內容與收費標準。

若要使性服務更趨向人格平等的現代化，除了在服務現場對顧客進行教育外，社會文化還要鼓吹性工作倫理和性消費倫理，性消費倫理包括嫖妓時要注意到哪些事情，簡單的像什麼喝酒不嫖妓、有禮貌與尊重服務員之類。整個社會要進行公開的嫖客教育（嫖客教育應該是性教育的一部份），讓嫖客避免騷擾工作者的隱私，這樣才能促進性工作的文明互動和例行化。

長遠來講，不但整體社會文化要有對顧客的調教（包括上面提到的性消費倫理、平等人格的服務倫理），還必須要有一些新的常識話語和相應的知識／權力，包括對顧客心理的科學研究和造就，塑造和修正顧客的消費習慣。你們大陸會將此歸諸為「提升人的素質」問題，我則認為這是新的管理技術與行銷策略如何有效擴散和深入滲透的問題。現在在一般的服務業與商業交易早就進行著對顧客的調教與塑造了。

在全球許多城市，新的消費社會與服務社會已經形成了。一

般人已經習慣了現代服務的方式、甚至後現代的服務工作方式與消費習慣。所以，性工作也要積極地採納和同化這些現代服務業的組織方式和技術，推廣符合工作者權益的性服務；讓顧客習慣與渴望現代化的性服務；創造和爭取新的顧客群或新客源。這是我們過去忽視的；就是，人口群中只有某部份人經常嫖妓，另外一些人其實可能可以成為很好的顧客，卻沒有來嫖妓（或嘗試一次後就退出）。是不是有人口群習慣也樂於運用現代消費倫理和方式來接受服務與休閒娛樂？新的性消費習慣是否為性工作與性產業邁向現代化的必經之路？同時，新的性消費群也可能會連帶地吸引新的人口群加入性服務這個行業，新形態的性消費者與新形態的性工作者互相影響，甚至彼此重疊互換身分（正如何春蕤在研究麥當勞化時觀察到，新管理技術會同時改造服務員工與顧客，雙方身分因而會彼此流動）。

總之，我要講的是，性產業的長遠利益是要調教性消費者，使他至少習慣性工作者的匿名自我和匿名式性愛。而且，更精緻的性服務可以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繼續開發出能動、彈性、強韌、動態地操縱匿名自我和親密自我界限的性主體（服務者與顧客）。事實上，很多老練的性工作者都早就可以用親密自我的方式和顧客互動，而無自我異化的危機。對老練的性工作者而言，維護自我不是難事，其他更積極的目的（如成就感、賺更多錢、效率、永續經營）才是她互動行為的重心。

當代的性工作也因為其他新形態的服務業的興起（新形態的服務業就是促進服務者、顧客的主動和能動，還有情感勞動），而面臨轉型的契機，但是法律的查禁掃黃，卻妨礙著性工作的充分現代化。

不過同時很弔詭的是，原來性工作是很簡單的勞動形式、簡單的勞動契約，現在卻因為被查禁、被掃黃，於是衍生出更多更新的變異形態。以前嫖妓就是叫逛窯子，人走到妓院就行。但是現在不是這麼簡單了，現在涉及電腦、移動電話、匯款，還有種種秘密方式、儀式、監視……很複雜的。為了躲避警方的逮捕，

甚至還開發出不是像包二奶但又是比較長期（一個週末）的關係。更多的性工作變異形態，也就是慾望跟服務形式的變異。性工作（者）在變化。她本來在這兒，但你不准她在這兒，她怎麼辦？向外面滲透。本來在妓女戶，你抓她，她跑到理髮店、咖啡店、書店、虛擬世界，到處跑。這使得隱私與公共場所的區分界限、私人關係與匿名關係的區分界限、親密關係與交易關係的區分界限……不斷被踰越，因而直接改變了社會現實。在這個道理上講，我雖然反對掃黃，但我對掃黃持樂觀的看法。因為，它越掃，這個東西就越會變。它越變，一些新的東西越能夠跑出來，越有意思。〔聽眾爆笑〕

對不起，時間不夠，只能大約講到這兒，謝謝各位！

※ 問答

同學：首先感謝甯教授來中大給我們講演，第一個問題是，你說嫖妓過程是一種文明互動，我想知道你怎麼樣來界定文明？第二個問題是……

甯應斌：在你提出第二個問題之前，我想先回答你第一個問題。在現代社會中，陌生市民平和有序的互動，就是我所謂的文明互動。「文明」有時可以稱之為有禮貌，但不完全是有禮貌。讓我舉幾個例子給你，你就知道什麼叫「文明的互動」。

一個例子是一群人進電梯，大家都把眼睛往上看、往下看，很少有人高聲喧嘩，也很少有人盯著別人看，這就是文明。這種互動方式是有道理的，跟我講的現代自我的特色有關係，因為電梯的狹小使得每個人的身體疆界處於一種緊張狀態，威脅到彼此的自我了。此時的大聲說話乃至於盯著別人就表示你可能會侵犯別人的自我疆界，也就是通俗觀念的「不尊重別人」。

還有一個不文明互動的例子，比如說，我坐在大公園的一把

椅子上，這張椅子只能坐兩個人，我又把東西放旁邊，這就表示「別人不要再來坐我旁邊了」。這麼大的一個公園，如果現在有一個陌生人放棄其他椅子不坐，偏要坐我旁邊，這就不是文明的互動。

現代人有很多很多這樣的人際互動技巧，而且現代人可以運用這些技巧來故意做出不文明的互動來冒犯騷擾別人。文明互動技巧的原理也被現代服務業所吸納，而轉化為管理技術或規定，比如說，服務生端湯給客人時，手指不能伸進湯裡去（因為這是侵犯了對方的自我疆界——有人以為這是不衛生，但是餐館食物不可能不經過人手。為了推廣文明，「衛生」變成一個很有力的說服工具。其實如果你沒有病，在路上吐口痰，有什麼不衛生的呢？）。

換句話說，基本的人際關係技巧，有一部份已轉化為現代服務行業組織的管理規訓技術，這兩者互相滲透、普遍運行在我們現代生活中。很多服務業的工作互動經過分析後，會發現其實是一種文明互動。性工作也是如此。我的意思不是說嫖妓是有禮貌的。而是說，性工作具有文明互動的特色；這裡面包括了印象管理或印象整飾，以及如何運用技巧來進行文明（或有時不文明）的互動。

以前我們以為妓女和嫖客的互動不是一般日常生活的人際互動，也不是一般服務業的工作互動，因為我們把妓女和嫖客視為異己，其心必異，其工作的規定一定是黑幫規矩，一定是偏差的和異常的。但是今天我要講的卻是，性工作和常態的人際互動與服務業工作並沒有什麼差異，它們都使用相同的、稀鬆平常的人際互動技巧與管理技術。

同學：我想請教的第二個問題是：在你看來，在日常生活中，人類的性愛與動物的性愛有什麼不同；在性交易過程中，人的性愛與動物的性愛又有何不同？

甯應斌：人類的性愛與動物的性愛肯定不同。動物的性愛有發春

期，是本能驅使的。從文化或文明的角度來看，動物的性愛相對簡單，人類的性愛就複雜多了，人類有性文化，動物沒有。人類文明的高度發展，使得人類性愛比動物性愛要複雜的多。

至於性交易中的人類性愛，我覺得比婚姻中的性愛要複雜，這就像你利用清潔公司來打掃家裡，比你自已打掃家裡所涉及的層面和關係，要複雜的多，是一樣的道理。這種複雜性可以說是人類文明的具體展現：陌生人到你家裡來打掃，會觸及公私分野、家務勞動商品化、市場交易等層面，是人類文明發展到某種程度才會產生的問題。所以我說人類文明的高度發展，不但使得人類的性行為比動物要複雜的多，也使得性交易的性愛比婚姻中的性愛要複雜的多。

同學：賣淫是與生殖無關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現代的賣淫與傳統的賣淫在這一點上是相通的。還有，傳統的賣淫與婚姻、家庭、情感也是無關的，那麼性的現代化與傳統的分野究竟在哪裡？

甯應斌：現代的賣淫與傳統的賣淫不是毫無共通點。但是傳統社會，重視群體而非個體，人格是不平等的，人身也可以販賣，這與現代個人主義社會很不相同。傳統社會的娼妓是一種角色，其活動是公開與制度化的，是婚姻制度的一種補充，她和「（元配）夫人」一樣都有其社會功能，不過這個功能現在已經轉變。

張世君：在大陸解放後，共產黨做了兩件事情，一是禁絕鴉片，另外一個是掃蕩妓女，但是暗娼照樣存在，以至於在文化大革命以後，大陸才消滅了娼妓制度。我當時在重慶市，當時重慶市暗娼多如牛毛，但是由於我們消滅了娼妓制度，因此醫科大學學生不學怎樣診治性病，醫生遇到有性病的暗娼，不知該如何治，因此這些暗娼的性病越來越嚴重，她坐在哪裡，哪裡就流水，醫生手忙腳亂，把她們歸到皮膚科來治療。

於是，重慶的醫界打了一個報告給中央，叫「八旗文件」。這些檔案呼籲國家要重視性病的防治；雖然消滅了娼妓制度，醫科大學不開此門課，但得了性病怎麼辦？從這個意義上看，個別西方國家設定紅燈區，雖然是少部份，但有其科學性，它可以定期掛牌，月經來了可以休假，定期給她們檢查身體，可以扼制性氾濫，使他們的性病減輕，所以這種把性工作者進行科學化現代化的管理，我是很贊成的。我們應該試著改一下，雖然我們不提倡去做，但我們可以適當改一下，我們要承認這種現象的存在，我們不要一味地加以反對。

同學：你在演講開頭時提到被強姦的人的喪失自我人格現象，其實是和賣淫的人喪失自我人格現象是一樣的，可能只是程度不同，因為被強姦的人是被強制的。不過被強制賣淫的人也許就和被強姦的人更相似了，而充分自願的賣淫者也許就和匿名性愛者相似。我想問的是，有沒有可能一個被強姦者（就像一般專業賣淫者一樣）能夠以你所謂的人際互動的技巧而免於喪失自我人格呢？

甯應斌：我講的人際互動技巧，不是一件神祕的東西，是現代人從小就自然學會的反應。所以我講的不是什麼防身術、祕訣之類的東西。

被強姦的人是被強制的，強制也是一種人際互動技巧，例如我強制你，一般就是為了讓你喪失自主自由，從而喪失自我人格。還有，如果我強制你，而你反抗我的強制，那麼這也是你的一種保存自我人格的互動技巧。

假如你的同學此刻很衝動與激動，好像無法控制自我時，那麼此時你用強制方式來壓住你的同學，這反而就是不讓你的同學喪失自我人格。所以同一個互動技巧（如強制）有時可以產生相反的作用。

那麼，被強姦的人，可不可能在強制之下，不喪失自我人格呢？假設這個被強姦者沒法一直反抗，而被強姦得逞，那麼

她是否有什麼互動方式能維持自我人格呢？可能有，但是會因人而異。例如，可能這個被強姦者是得道高僧，所以她可以用身心分離的一些技巧；還可能有些人能以自我詮釋（例如「他（強姦者）是愛我的」、「這個強姦者很可笑」等等）來維護自我。不過對於大多數人來說，被強姦就意味著自我人格的喪失。（但是正如何春蕤強調的，我們要傾聽少數被強姦者的聲音，特別是那些被強姦卻沒有受到很大的自我的傷害的人的聲音，不要因為她們沒有扮演受害者角色而責怪她們，反而要從她們那裡學習維護自我的方法，可參看《性侵害性騷擾之性解放》一書）。

最後，我要說的是：除了強制外，強姦和賣淫還有一點不同，賣淫者都是專業或職業的，但是這世界上卻沒有專業或職業的被強姦者。我們當然可以想像在戰亂時有女人被不斷強姦，這比較接近職業的被強姦者，這種人就會和 Giddens 講的納粹集中營裡完全沒有例行化、沒有安全感的生活的囚犯情況相似，人在此時若要維護自我，就一定會出現身心解離的現象，大陸人叫做「傻了」，台灣人說「精神不正常」的現象，其實這是一種與外在世界隔離、心靈自我保護的機制。

同學：我注意到你用了傅柯理論中的一些概念，而且你還提到對性工作者進行管理的問題。你能不能給我們具體地講一講你對這個問題的看法？謝謝。

甯應斌：對性工作者進行管理或管制的歷史脈絡，我的看法和傅柯相當地接近。我們現在一個重要的主流話語是「公共衛生」，事實上現代國家的公共衛生透過對於人口（品質與數量）的控制（傅柯稱為「生命政治」），可以深入到過去社會沒法管制到的、非常細緻的身體部份，例如王學海老師在講到保險套的時候，你們可以注意到，透過對於疾病的關心，國家權力就到達了一些更私密的身體領域，這是傅柯的主題，傅柯雖然沒有明說，但是他是比較負面地來看待這種權力

現象的。

好，我怎麼樣看待對性工作者的管理或管制，這在性工作學派裡叫 **restrictionism**（侷限派），表面說是管制，其內涵就是要把性工作侷限住，不讓它擴散。侷限派會強迫性工作者去看醫生，只讓她們待在特定的紅燈區裡。我在我的書裡面有碰到這些問題，例如我指出為什麼不應該有指定的醫生（以前台北公娼就是按時向指定的醫生報到）。

同學：你把性工作者和一般的服務行業連繫在一起，希望通過一個理論的詮釋使之納入一個現代服務行業的例行經驗，讓他們更好的去營業。我想提的問題是一般的服務行業也有理性之說，有一理論家提到空姐，一個相對高尚的行業，但這個行業要求經常笑，這給空姐有了一個職業化的現代病症，也就是說，她們認為笑對她們來說是一種壓抑，於是工作完之後她們都不笑了。你是怎麼樣去理解這種服務行業的狀態？另外還有一個小問題，有的妓女會問顧客要名片，如果顧客拒絕向妓女提供自己的穩私，不給妓女名片，你認為這合理嗎？

甯應斌：為什麼妓女要顧客留名片？這是性產業特有的現象嗎？不是，現在很多行業都是這樣，不但留名片，還要建檔，把顧客的消費習慣記錄下來，進行分析。有的信用卡銀行會根據你的消費類型做出分析，向你推薦你可能愛看的電影或可能會買的其他商品。你去亞馬遜網路書店買書，它就會根據你過去買的書，向你推薦你可能感興趣的其他書籍。這裡面有侵犯顧客隱私的問題，但是也有提供顧客適當消費資訊的功能。性產業也需要拉客，需要掌握顧客喜好，所以還會記載顧客的性偏好，也會向顧客要名片等等。這裡顯示的是這類性工作者（通常是在有規模的性產業內工作）的自我之強勢或優勢，因為性工作者不是採取守勢，而是攻勢，性工作者不怕和顧客建立私人關係，反而要和顧客「搏感情」（台

灣閩南語），好像大家有情有義的樣子。當然這種行銷方式作為如果過度，是會引起顧客反感的。

還有一個問題是關於 Hochschild（1983）關於空中小姐的情感勞動說法。我今天演講的後半部份挪用了一個西方社會學家 Goffman 的理論，而 Goffman 對 Hochschild 的影響很大。Hochschild 認為情感勞動有的時候只是表面化的情感表演，有的時候卻是深度的情感表演，後者就像戲劇中的方法表演，也就是表演者整個人都幻化成或融入那個角色，這種情感表演就不是皮笑肉不笑的，而是深度的。Hochschild 認為空中小姐的情感勞動，是一種深度的情感表演，而這會造成她們的自我異化，因為不再是真的因為發生高興的事情而微笑，而是為了工作需要而向顧客微笑。在這一方面，我不太同意她，當然這涉及一個很深的理論問題。比如說，講到「自我異化」的問題，我們似乎不能去假設有一個真的「自我」，另外還有一個「（在顧客面前的）自我呈現」；自我的呈現、人際的互動都應該是自我的一個部份。

再者，上述這種深度的情感表演，或者說現代的情感勞動，我認為正在開發我們的一種情感能力，我認為這是非常有趣的發展。為什麼呢？馬克思主義在 19 世紀認為資本主義已經走到盡頭，因為資本主義私有制本身開始束縛自己的生產力，但實際上資本主義還能再繼續發展生產力，比如在組織管理形式上的理性化，還可以榨取更多的生產力。如果一種生產關係能夠使很多生產的潛能發展出來，這對於人類的歷史演化潮流來說，並不是不好的。我這樣講好了，在農業社會裡有一些生產力發達不起來，但是資本主義能把它發達起來，所以這就是資本主義優於封建主義的地方。同樣的，我們人類還有許多能力還沒有發展出來，我們只發展了一部份，譬如我們的情感，我覺得沒有發展完全。但是情感的商品化卻開始讓我們發展新的能力。

情感勞動並不完全都是異化的，Hochschild 也承認操縱情感

也會帶來一些滿足感。現在對情感勞動的消費需要一直在增長。比如你們聽收音機廣播，廣播中的 DJ（主持人）讓你感覺他就是你的一個好朋友，他必須做出掏心掏肺關心你的聲音，你可以感到他的真誠，事實上他真是真誠的（我的一個 DJ 朋友說，做完節目後，人都累癱了）。DJ 向陌生人敞開自我，「出賣情感」，但是事後卻不會感覺自我異化或自我被占有。情感勞動與情感消費還有其他形式，像心理治療或諮商就是其中的一種：如果你今天心裡鬱悶，你就可以去做心理治療。此外，服務業（包括性服務）與情感勞動的更密切結合，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發展。我們要批判的看待新發展，但批判不等於否定，而是要理解其歷史脈絡、社會動力、文化意義、權力關係、轉化契機。

時間：2003年1月9日

錄音整理：朱坤領、方玉彪、易玉梅

引用書目

- 卡維波（1997）〈新好嫖客十大守則〉，《聯合報》（台灣），1997年10月26日。
- 何春蕤（2001）〈自我培力與專業化操演：與台灣性工作者的對話〉，《台灣社會研究季刊》41期（2001年3月），頁1-52。
- 何春蕤（1994）〈台灣的麥當勞化：跨國服務業資本的文化邏輯〉，《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6期，頁1-20。收入陳清僑編（1997）《身分認同與公共文化：文化研究論文集》，頁141-160，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何春蕤編（1999）《性侵害性騷擾之性解放》（性／別研究 5&6期），桃園中壢：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出版，1999年6月。
- 甯應斌（2004）《性工作與現代性》（簡體字本），桃園中壢：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出版。
- Bauman, Zygmunt (1997). On the Postmodern Redeployment of Sex: Foucault's History of Sexuality Revisited. In *Postmodernity and its Discontents* (pp. 141-151). Cambridge, UK: Polity.
- Elias, Norbert (1939[1994]). *The Civilizing Proces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Foucault, Michel (1979).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Vintage.

- Giddens, Anthony (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P.
- Goffman, Erving (1963). *Behavior in Public Place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1967). *Interaction Ritual*.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Anchor Books.
- Heath, Christian (1988). Embarrassment and Interactional Organization. In Paul Drew and Anthony Wootton (Eds.) *Erving Goffman: Exploring the Interaction Order*. Boston: Northeastern UP, 1988. 136-160
- Hegel, G. W. F. (1967). *Philosophy of Right*. Translated with notes by T. M. Knox. New York: Oxford UP.
- Hochschild, A. R. (1983). *The Managed Heart: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 Berkeley: U of California P.
- Lasch, Christopher (1979). *The Culture of Narcissism*. New York: Norton.
- Ritzer, George (2000). *The McDonaldization of Society: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hanging Character of Contemporary Social Life*. 3rd Edition. Thousand Oaks, CA & London: Pine Forge Press.
- Rose, Nikolas (1998). *Inventing Our Selves*. Cambridge: Cambridge UP.
- Westin, Alan F. (1967). *Privacy and Freedom*. New York: Atheneum.